

中学生文学欣赏



中学生文学欣赏

第一辑

新蕾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晓梅

中学生文学欣赏
中国文学专辑

第一辑

序

新蕾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9.125 插页2 字数135,000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400

统一书号：R10213·389 定价：1.20元

◀中学生文学欣赏▶

主编 鲍 昌
李知光

中国文学专辑

主编 金 梅

编者的话

单是准备报考大学中文系的中学同学，单是准备或正在从事文学创作和其它类似工作的人，才需要多读一些文学作品吗？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的。

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体到每一个人，是否文明，文明的程度如何，这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性的考察，而文学的素质怎样，则是考察的内容之一。

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两种看似相反对立，实则相辅相成的现象：一方面，学科的分工愈来愈细；另一方面，学科与学科之间，又呈现一种相互交叉和融合的状态。任何一门学科的繁荣与发展，都得依赖于其它学科的诱发与推动。科学与文学，好象相距很远。按照历来的说法，一个靠的是概念的演绎与推理，一个则靠形象的思维。但是，近代以来的不少大科学家，都在用切身的体会证明着：作为文学创作特征之一的形象思维，对科学上的发明与创造，也具有

重要的意义。当然，文学创作也离不开科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家，如果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情景一无所知，他就难以反映出当今社会的趋向与特点，也不能准确而生动地剖析现代人的生活、工作、思维和心理方式，描绘出他们的思想性格特点。

那么，在文学本身的范围来说，人才如何造就，创作又如何繁荣呢？个人不断地提高文学修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其周围，如果不能形成一种浓重的文学气氛，虽天才横溢，他亦难以生长；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如果缺乏一种广阔深厚的文学环境，虽有良好的愿望、急迫的心情，创作也是很难真正繁荣的。

就是基于以上这些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中学生文学欣赏》丛书，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种专辑。

本辑系中国文学部分，拟以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为主。所谓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在我们的印象中，关于中国文学，平时大家较为注意的，是古代的和当代的作品，对现代创作，好象有些忽视了。这种现象需要克服。在现代文学中，包含着

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而当代文学之得以发展提高，又与现代文学的影响有关。

为了让读者同时欣赏到不同阶段和不同风格的作品，本辑在处理有关原作（主要是中、短篇小说）时，既不按历史顺序，也不以作家为单位分册，而采取一种“多角的”和“大交叉”的编法。每一辑中，选登若干位作家的作品，加以分析介绍。还力争发表一篇具体形象地描叙一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情景的文学传记，以增加大家阅读的兴趣。

目 录

- 少年飘泊者 蒋光慈 (1)
《少年飘泊者》赏析 朱文华 (94)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 玲 (104)
《莎菲女士的日记》赏析 陈锡玲 (161)
手 萧 红 (168)
《手》赏析 于明夫 (190)
潘先生在难中 叶圣陶 (197)
《潘先生在难中》赏析 张大民 (224)
- 一朵飞向世界的红云 那富君 (230)
——女作家萧红传

少年飘泊者

蒋光慈

拜伦啊！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
你是上帝的不肖子，
你是自由的歌者，
你是强暴的劲敌。
飘零啊，毁谤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录自作者《怀拜伦》

自序

在现在唯美派小说盛行的文学界中，我知道我这一本东西，是不会博得人们喝采的。人们方沉醉于什么花呀，月呀，好哥哥，甜妹妹的软香巢中，我忽然跳出来做粗暴的叫喊，似觉有点太

不识趣了。

不过读者切勿误会我是一个完全粗暴的人！我爱美的心，或者也许比别人更甚一点；我也爱幻游于美的国度里。但是，现在我所耳闻目见的，都不能令我起美的快感，更哪能令我发美的歌声呢？朋友们！我也实在没有法子啊！

倘若你们一些文明的先生们说我是粗暴，则我请你们莫要理我好了。我想，现在粗暴的人们毕竟占多数，我这一本粗暴的东西，或者不至于不能得着一点儿同情的应声。

蒋光赤 1925年11月1日于上海

维嘉先生：

我现在要写一封长信给你——你接着它时，一定要惊异，要奇怪，甚至于莫名其妙。本来，平常我们接到人家的信时，一定先看看是从什么地方寄来的，是谁寄来的。倘若这个给我们写信的人为我们所不知，并且，他的信是老长老长的，我们一定要惊异，要奇怪。因此，我能想定

你接着我这一封长信的时候，你一定要发生莫名其妙而有趣的情态。

你当然不知道我是何如人。说起来，我不过是一个飘泊的少年，值不得一般所谓文学家的注意。我向你抱十二分的歉——我不应写这一封长信，来花费你许多贵重的时间。不过我还要请你原谅我，请你知道我对于你的态度。我虽然不长于文学，但我对于文学非常有兴趣；近代中国文学家虽多，然我对于你比较更敬仰一点——我敬仰你有热烈的情感，反抗的精神，新颖的思想，不落于俗套。维嘉先生！你切勿以此为我恭维你的话，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思，其实还有多少人小觑你，笑骂你呢！我久已想写信给你，但是我恐怕你与其他时髦文学家同一态度，因之总未敢提笔。现在我住在旅馆里，觉着无聊已极，忽然想将以前的经过——飘泊的历史——提笔回述一下。但是向谁回述呢？我也不是一个大文学家，不愿做一篇自传，好借之以炫异于当世；我就是将自传做了，又有谁个来读它呢？就是倘若发生万幸，这篇自传能够入于一二人之目，但是也必定不至于有好结果——人们一定要骂我好不害臊，这样的人也配做自传么？维嘉先生！我绝对没有做自传的勇气。

现在请你原谅我。我假设你是一个不鄙弃我的人，并且你也不讨厌我要回述自己飘泊的历史给你听听。我假设你是一个与我表同情的人，所以我才敢提起笔来向你絮絮叨叨地说，向你表白表白我的身世。维嘉先生！请你不要误会！我并不希望借你的大笔以润色我的小史——我的确不敢抱着这种希望。

我也并不是与你完全不认识。五六年前我原见过你几次面，并且与你说过几句话，写过一次信。你记不记得你在W埠当学生会长的时代？你记不记得你们把商务会长打了，把日货招牌砍了，一切贩东洋货的奸商要报你们的仇？你记不记得一天夜里有一个人神色匆促向你报信，说奸商们打定主意要报学生仇，已经用钱雇了许多流氓，好暗地把你们学生，特别是你，杀死几个？这些事情我一点儿都未忘却，都紧紧地记在我的脑子里。维嘉先生！那一天夜里向你报信的人就是我，就是现在提笔写这一封长信给你的人。当时我只慌里慌张地向你报告消息，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你听了我的报告，也就急忙同别人商量去了，并没有问及我的姓名，且没有送我出门。我当时并不怪你，我很知道你太过于热心，而把小礼节忘却了。

这是六年前的事，你大约忘记了罢？维嘉先生！你大约更不知道我生活史中那一次所发生的事变。原来我那一夜回去太晚了，我的东家疑惑我将他们所定的计划泄漏给你们，报告给你们了，到第二天就把我革去职务，不要我替他再当掌柜的了。这一件事情，你当然是不知道。

我因为在报纸上时常看见你的作品，所以很知道你的名字。W埠虽是一个大商埠，但是，在五六年前，风气是闭塞极了，所谓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没有。自从你同几位朋友提倡了一下，W埠的新潮也就渐渐涌起来了。我不愿意说假话，维嘉先生，我当时实受你的影响不少！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暑假时，你接到了一封署名汪中的信？那一封信的内容，一直到如今，我还记得，并且还可以背诵得出。现在，我又提笔写长信给你，我不问你对于我的态度如何，讨厌不讨厌我，但我总假设你是一个可以与我谈话的人，可以明白我的人。

那一年我写信给你的时侯，正是我想投江自杀的时候；现在我写信给你时的情绪，却与以前不同了。不过写这前后两封信的动机是一样的——我以为你能明白我，你能与我表同情。维嘉先生！我想你是一个很明白的人，你一定知道：

一个人当万感丛集的时候，总想找一个人诉一诉衷曲，诉了之后才觉舒服些。我并不敢有奢望求你安慰我；倘若你能始终听我对于自己历史的回述，那就是我最引以为满意的事了。

现在，我请你把我的这一封长信读到底！

二

在安徽T县P乡有一乱坟山，山上坟墓累累，也不知埋着的是哪些无告的孤老穷婆，贫儿苦女——无依的野魂。说起来，这座乱坟山倒是一块自由平等的国土，毫无阶级贵贱的痕迹。这些累累的坟墓，无论如何，你总说不清哪一个尊贵些，卧着的是贵族的先人；哪一个贫贱些，卧着的是乞丐的祖宗。这里一无庄严的碑石，二无分别的记号，大家都自由地排列着，也不论什么高下的秩序。或者这些坟墓中的野魂，生前受尽残酷的蹂躏，不平等的待遇，尝足人世间所有的苦痛；但是现在啊，他们是再平等自由没有的了。这里无豪贵的位置，豪贵的鬼魂绝对不到这里来，他们尽有自己的国土；这里的居邻尽是些同等的分子，所谓凌弱欺贱的现象，大约是一定不会有。

乱坟山的东南角，于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

在丛集土堆的夹道中，又添葬了一座新坟。寥寥几个送葬的人将坟堆积好了，大家都回去了，只剩下一个戴孝的约十五六岁的小学生，他的眼哭得如樱桃一般的红肿。等到一切人都走了，他更抚着新坟痛哭，或者他的泪潮已将新坟涌得透湿了。

夕阳渐渐要入土了，它的光线照着新掩埋的坟土，更显现出一种凄凉的红黄色。几处牧童唱着若断若续的归家牧歌，似觉是帮助这个可怜的小学生痛哭。晚天的秋风渐渐地凉起来了，更吹得他的心要炸裂了。暮帐愈伸愈黑，把累累坟墓中的阴气都密布起来。忽而一轮明月从东方升起，将坟墓的颜色改变一下，但是谁个能形容出这时坟墓的颜色是如何悲惨呢？

他这时实在也没有力量再哭下去了。他好好地坐在新坟的旁边，抬头向四面一望，对着初升的明月出了一会神。接着又向月光下的新坟默默地望着。他这时的情绪却不十分悲惨了，他的态度似觉变成很从容达观的样子。他很从容地对着新坟中的人说：

“我可怜的爸爸！我可怜的妈妈！你俩今死了，你俩永远抛下这一个弱苦的儿子，无依无告的我。”

“你俩总算是幸福的了：能够在一块儿死，并且死后埋在一块，免去了终古的寂寞。黑暗的人间硬逼迫你俩含冤而死，恶劣的社会永未给过你俩以少微的幸福。你俩的冤屈什么时候可以伸雪？你俩所未得到的幸福又什么时候可以偿还呢？

“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俩现在可以终古平安地卧着，人世间的恶魔再不能来扰害你俩了。这里有同等的邻居——他们生前或同你俩一样地受苦，他们现在当然可以做你俩和睦的伴侣。这里有野外的雨露——你俩生前虽然被了许多耻辱，但是这些雨露或许可以把你俩的耻辱洗去。这里有野外的明月——你俩生前虽然一世过着黑暗的生活，但是现在你俩可以细细领略明月的光辉。

“爸爸！妈妈！平安地卧着罢！你俩从今再不会尝受人世间的虐待了！”

“但是，你俩倒好了，你俩所抛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我将怎么办呢？我将到何处去？我将到何处去？……”

说到此时，他又悲伤起来，泪又不禁涔涔地流下。他想，他的父母既然被人们虐待死了，他是一个年幼的小孩子，当然更不知要受人们如何

的虐待呢！他于是不禁从悲伤中又添加了一层不可言状的恐惧。

“倒不如也死去好……”他又这般地想着。

维嘉先生！这一个十六岁的小学生，就是十年前的我。这一座新坟里所卧着的，就是我那可怜的，被黑暗社会所逼死的父母。说起来，我到现在还伤心——我永远忘却不了我父母致死的原因！现在离我那可怜的父母之死已经有十年了，在这十年之中，我总未忘却我父母是为着什么死的。

江河有尽头，此恨绵绵无尽期！我要为我父母报仇，我要为我父母伸冤，我要破坏这逼使我父母惨死的万恶社会。但是，维嘉先生，我父母死去已十年了，而万恶的社会依然，而我仍是一个抱恨的飘泊的少年！

三

民国四年，我乡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还没有栽齐。是年秋收甚劣，不过三四成。当佃户的倘若把课租缴齐与主人（我乡称地主为主人），就要一点儿也不剩，一定要饿死。有些佃户没有办法想，只得请主人吃酒，哀告将课租减少。倘若主人是有点良心的，则或将课租略略

减少一点，发一发无上的大慈悲；不过多半主人是不愿意将课租减少的——他们不问佃户有能力缴课租与否，总是硬逼迫佃户将课租缴齐，否则便要驱逐，便要诉之于法律，以抗缴课租罪论。有一些胆小的佃户们，因为怕犯法，只得想方设法，或借贷，或变卖耕具，极力把课租缴齐；倘若主人逼得太紧了，他们又无法子可想，最后的一条路不是自杀，就是卖老婆。有一些胆大的佃户们，没有办法想，只得随着硬抵，结果不是被驱逐，就是挨打，坐监狱。因之，那一年我县的监狱倒是很兴旺的。

我家也是一个佃户。那一年上帝对于穷人大加照顾，一般佃户们都没脱了他的恩惠。我家既然也是一个佃户，当然也脱不了上帝的恩惠，尝一尝一般佃户们所受的痛苦。我家人口共三人，我的父母和我。我在本乡小学校读书，他们俩在家操作；因为天旱，我的书也读不成了，就在家里闲住着。当时我的父母看着收成不好，一家人将要饿死，又加着我们的主人势大，毫不讲一点儿理由，于是天天总是相对着叹气，或相抱着哭泣。这时真是我的小生命中一大波浪。

缴课租的日子到了。我家倘若把收得的一点粮食都缴与主人罢，则我们全家三口人一定要饿